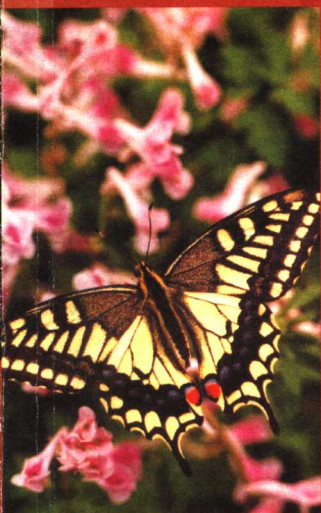


爱、灵魂、复活与审美

图说文化珍闻系列



# 蝴蝶梦

庄子梦蝶、梁祝化蝶，古希腊人同样认为，离体的灵魂能变成蝴蝶，著名的美少女普赛姬（Psyche），她的名字就是“蝴蝶”、“灵魂”的意思。蝴蝶可以代表生命状态和心灵世界的变化，蝴蝶梦向我们传达了人类生命的神秘信息。蝴蝶文化古今中外遥相呼应，蝴蝶的成虫过程代表人由生到死，直至涅槃——灵魂的复活重生。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萧兵 著

• 图说文化珍藏系列 •

# 蝴蝶梦

——爱、灵魂、复活与审美

萧兵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蝴蝶梦：爱、灵魂、复活与审美/萧兵著.-上海：  
上海文艺出版社.2007.1  
ISBN 978-7-5321-3005-4  
I. 蝴… II. 萧… III. 蝶-崇拜-研究 IV. B.933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40048 号

责任编辑：秦 静

装帧设计：周志武 田松青

蝴 蝶 梦

——爱、灵魂、复活与审美

萧 兵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：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：cs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：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18 印张 8 8/9 插页 2 字数 114,000

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-5,100 册

ISBN 978-7-5321-3005-4/K·223 定价：29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 
T:021-54483425

萧兵，原名邵宜健，1933年11月生于福建福州。汉族。现任江苏淮阴师院、华中师大中文系、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、吉林师大东北文化研究院教授，中国社会调查所人类学中心特约研究员。迄今已发表论文300余篇，专著20余种。曾赴中国科技大学、南开大学、香港大学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处讲学访问。曾被评为自学成才优秀人物（1991年），国务院专家津贴享受者（1992年），江苏省高校优秀学科带头人（1993年），优秀哲学、社会科学工作者（1998年）。

## 主要作品

- 《楚辞与神话》（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）  
《楚辞新探》（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）  
《中国文化的精英》（上海文艺出版社，1989年）  
《黑马：中国民俗神话学文集》（台湾时报文化公司，1990年）  
《楚辞文化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0年）  
《楚辞文化的破译》（湖北人民出版社，1991年）  
《古代神话与小说》（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92年）  
《燧蜡之风》（江苏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）  
《老子的文化解读》（与叶舒宪合作，湖北人民出版社，1994年）  
《中庸的文化省察》（湖北人民出版社，1997年）  
《楚辞全译》（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）  
《老子与性》（韩文版）（汉城文学村子社，2000年）  
《楚文化与美学》（台北文津出版社，2000年）  
《神话学引论》（台北文津出版社，2001年）  
《避邪趣谈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3年）  
《山海经的文化寻踪》（上下卷，与叶舒宪合作）  
《孔子诗论的文化推绎》（湖北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）

# 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蝴蝶的文学艺术表现 ..... | 1   |
| 第二章 蝴蝶灵魂和普赛姬 .....  | 33  |
| 第三章 蝴蝶与再生 .....     | 91  |
| 第四章 蝴蝶的审美 .....     | 107 |
| 后 记 .....           | 156 |

---

# 第一章 蝴蝶的文学艺术表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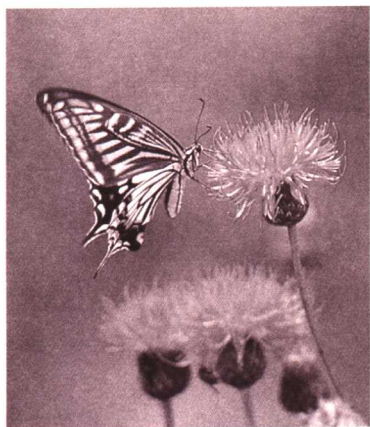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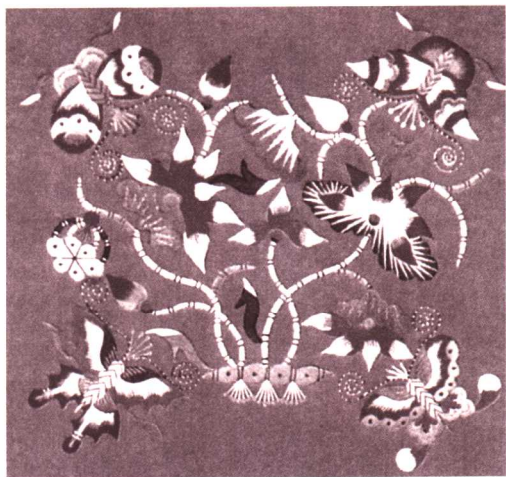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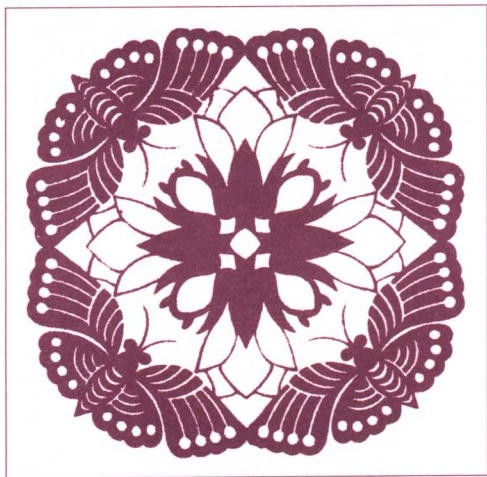
---

## 蝴蝶，爱情的象征

蝴蝶，以她的美丽惹人喜爱，但更重要的是其繁复的象征符号功能吸引人。蝴蝶，成虫以后急于交配，所以常在花间草丛双宿双飞（英语的“蝴蝶” *butterfly*，词根是飞翔之意）。

穿花蛱蝶深深见，

点水蜻蜓款款飞。（杜甫诗）



更明白的是：

八月蝴蝶黄，双飞西园草。

（李白诗）

以此，蝴蝶常被比作热恋的情侣。

日本的“双蝶”图案，表示夫妻生活美满，跟中国的“恋人”意象类同。

词调有《蝴蝶儿》，“蝴蝶

蝶恋花

（左上、右上：民间剪纸；左下：照片，孟松林摄）

“蜻蜓怜晓露，蛱蝶恋秋花。”（元稹）蝴蝶本身被看作“会跳舞的花朵”。蝶恋花，使两者都焕发出爱的光辉，相得益彰，从而被赋予男欢女爱的文学意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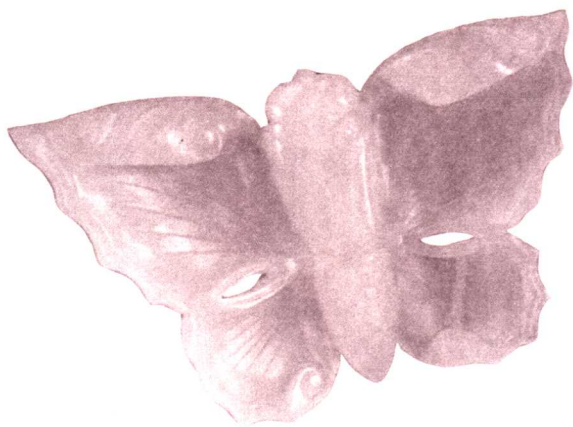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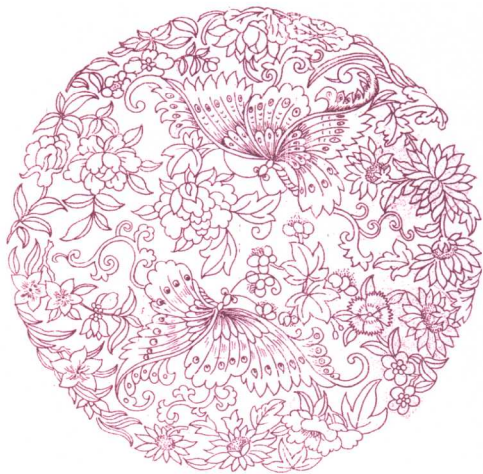
## 蝴蝶梦

蝶恋花

(左:玉蝶饰,明代;右:民间刺绣图案)

左图以金银玉宝等制为蝶形,除了审美外,还有一层炫耀富贵的意图。右图用似锦的繁花和双飞的蝴蝶来比拟男女好合,祝愿夫妻恩爱,主题思想十分明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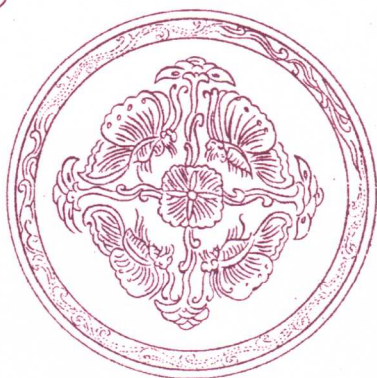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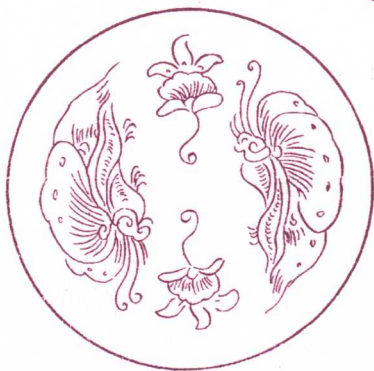
儿,晚春时”,见于《花间集》张泌词(用得较少)。后来田汉写《关汉卿》,新谱《蝶双飞》,也颇有名。



更为人们熟知的是《蝶恋花》(本来是唐代教坊曲名),原来多写爱情,一直到“我失骄杨君失柳,杨柳轻飏,直上重霄九”,更加脍炙人口。蝴蝶原本就是“花”,是“飞动的花朵”,“跳舞的仙葩”。而蝶与花,如果“花”象征女性,“蝶”便是采花的男子。假如是轻薄行为,则以“蝶浪蜂狂”

蝴蝶:“幻觉”或“抽象”  
(蝴蝶图案、树皮布,巴布亚新几内亚原住民作品)  
以狩猎为生的原住民艺术极少以蝴蝶为题材。但不时出现蝴蝶图案,很大的因素是因为它艳丽而又独特。当然不排除其或有所“象征”。依据“梦幻”所见绘制的图案,情况更加复杂。有时不能只凭原住民的“口述”确定其“意义”。





# 彩蝶双飞

(中国民间装饰图案)

民间器皿或图绘，多以彩蝶为吉祥物，成双作对，“夫唱妇随”，其乐融融。

## 蝴蝶梦

来形容：蜂狂即是“疯狂”；蝶浪，或说暗示蝶渎和放浪（坊间小说《七侠五义》有个采花大盗叫“花蝴蝶”）。但这个意思不常用。

跟蝴蝶的多变相似，“蛴蛴者蠋，烝在桑野，敦彼独宿，亦在车下”。《诗经》的《东山》似乎也是用野蚕的蜕变兴喻生命状态的改变——行役在外的兵士，过够了冷湿的蜷着身子的独宿之夜，幻想变蚕蛾、变蝴蝶，回到他的女人身旁，“旧”的妻子跟新娘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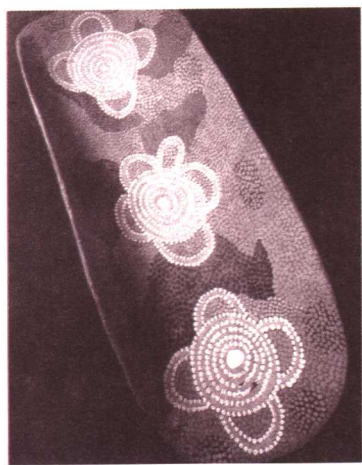
蝶恋花

（现代摄影，采自《世界知识画报》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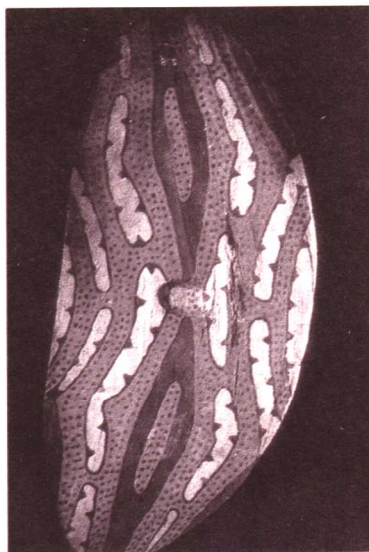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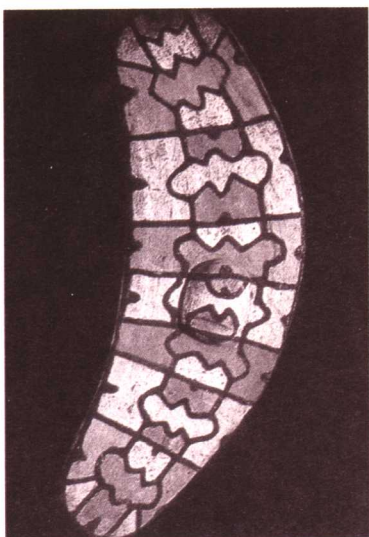
自然界如果过多地丧失类似的美景，人类生活也不免单调。

一样，“其新孔嘉，其旧如之何”？——远别胜于新婚，“相见而喜，当如何邪”？（朱熹语）

所以我们说，人的灵魂或竟“死体”的化蝶或变蛾，主要是充满诗意的乐观的“生命”和“再生”的赞歌。理安·艾斯勒《圣杯与剑》说，“象征变形的蛇和蝴蝶在历史上始终是女神变形（再生）力量的标志”（〔美〕理安·艾斯勒《圣杯与剑：男女



之间的战争》，程志民译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25页）；应该说，不仅是女性，双飞的蝴蝶也是男性和女性的再度融合，人类生命永久飞扬的象征。“爱欲”的人格化的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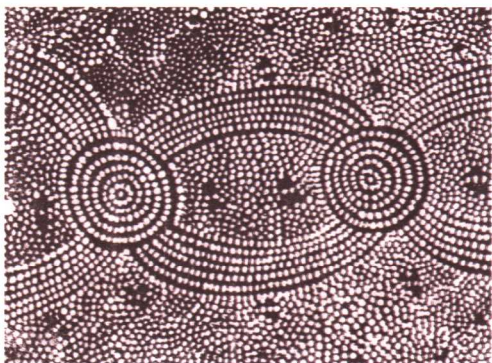
类蝴蝶图案

（盾牌，澳大利亚原住民作品；右页图以板状树根制作，塔里—卡得威尔雨林地区，昆士兰北部）

这些图案即使是原住民，也很难分辨得清。有的图案已高度抽象化，读不出原物；有的回答是蝴蝶（变形）。蝴蝶可以是一种精灵，也可以不是。

罗斯一丘比特，爱上了蝴蝶——普赛姬，就等于男性的欲望注入了女性的灵魂，阴阳和谐，铸成了爱（〔瑞士〕容格《探求灵魂的现代人》，苏克译，贵州人民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205页）。这就是成双结对的蝴蝶，在东西方人的“群体表象”中所造成的诗境：男女的爱与和谐。这是总的审美与象征指向。

“蝶”也成为女性的或者香艳的或者轻浮的“庾辞”（暧昧的隐语）。“蝶”、“蹀”音同意近，而“蝶浪蜂狂”、“蹀躞嬉游”都



不是什么好话。

除了常见的“蝶梦”、“蝶影”、“蝶魂”、“蝶粉”之外，如“蝶衣”，多有特殊的隐意。明叶天寥《续窃闻记》拟才女叶小鸾偈语诗：

曾呼小玉除花虱，  
也遣轻纨坏蝶衣。

陈凯歌导演的《霸王别姬》里，男旦叫做“程蝶衣”。唐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说，女人的残裙“化生”成蝴蝶，“蝶衣”观念也许与之相关。这里含着单薄、哀愁，有淡淡的悲剧意味。

古人大概也知道，蜂蝶采花取蜜，有利花粉的传布，所以有“蝶使蜂媒”的说法，扩大开来，便是“爱情的使者”，简直就是“卑化”的“动物媒神”，地位相当于鸠、雉、玄鸟等，能够媒合男女，谐和阴阳。

更极端的说法，有一种“媚蝶”，居然成为“恋爱巫术”（Love magic）的主角。唐代刘恂《岭表录异》说：



### 蝶饰

(现代装饰艺术的蝴蝶母题)  
美丽、神奇与灵动，使蝴蝶成为首饰艺术的重要题材，它也许适应人类渴望青春常在、爱情永久、生命不尽的“集体无意识”。何况用吃“媚草”的“媚蝶”为饰，能够最大限度地吸引异性。

鹤子草，蔓生也。其花鞠尘，色浅紫。蒂叶如柳而短。当夏开花，又呼为绿花绿叶。南人云是“媚草”（春药）。采之曝干，以代面脂。形如飞鹤，翅、尾、嘴、足，所无不具。此草蔓至春，生双虫，只食其叶。越女收于妆奁中，养之如蚕，摘其草饲之。虫老不食而蜕为蝶，赤黄色。妇女收而带之，谓之媚蝶。（鲁迅校勘本，第14-15页）

媚蝶与鹤草都能成为装饰性的“媚药”——首饰，首饰的重要作用就是取悦异性，何况这种食媚草的蝴蝶。所以蝴蝶形饰物与服装图案的常见，也就在情理中了。

人类的“联想”多有依据，“象征”大多是约定俗成的文化积淀。现实生活里的蝴蝶，成双作对，在花丛中飞舞，给人以谈情说爱的印象。古代诗词里“蝶飞”、“蝶恋”、“蝶梦”非常多见，且有所隐喻。梁武帝萧衍《子夜四时歌·春歌》写道：

花坞蝶双飞，柳堤鸟百舌；

不见佳人来，徒劳心断绝。

民歌唱得更加坦率：

蚕头（豆）花开紫微微，花花蝴蝶成双对；

寡妇婆看见仔实难过，老鳏公站勒高墩忘记把家归。

这显然是怀春或“相思”的意象。古人说起“蝴蝶”，就像“红豆”、“鸳鸯”一样，隐意是不言而喻的。

但即便是“蝶双飞”，有时也是“悲喜交加”，寓意着青春难再、爱情不久的感叹。前引李白《长干行》：

苔深不能扫，落叶秋风早。

八月蝴蝶黄，双飞西园草。

感此伤妾心，坐愁红颜老。

仍属“悲秋”母题。秋风寒蝶，双飞几时；叶落草衰，红颜易老。所以有人强调庄子梦蝶，也有生命易逝，方生方死的寄托。当然这里可以作积极的理解，“不求天长地久，只望曾经拥有”，有过“双飞”欢乐总比孤寂老死好，何必哀叹“早知半途应相失，不如当初独自飞”呢。



融化：蝴蝶，花和女人

（现代西方通俗绘画）

她可以看作古代希腊爱神或睡神形象的扩延。

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“蝶恋花”。蝴蝶、鲜花与美女，在这里是“一体化”的，充满暧昧和诱惑的气氛。

当年梁简文帝听到夜空孤雁哀鸣，就写出这样的句子，意思是：相爱的人反正不会同时死去，总会以不同的形式离绝，那还不如当初就独自生活，那就能免去辗转相思、生离死别的痛苦。

许多有关“蝴蝶双飞”或“蝴蝶梦”的文学作品，都含有这种消极的情调和思想。但也可以从另一面来个“创造性逆反”，就像毛泽东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对陆游的诗“零落成泥辗作尘，只有香如故”云云，“反其意而作之”，写出“待到山花烂漫时，她在丛中笑”的乐观诗句来。有人也对梁简文帝《夜望单飞雁》诗，作出对立性的长短句：

羽折唤声悲，失了南天队。

说是“不如独自飞”，不解双飞罪。

喉断为君嘶，心梗因君碎。

常忆霜空并翅归，九死终无悔！

有梦总比没有好，有蝴蝶的梦比没有蝴蝶的梦好，因为蝴蝶的梦或梦的蝴蝶都是一种爱，一种美的象征；即使爱是悲剧性的，也是有一种悲剧的美。从悲剧里升华的爱，更是一种崇高的美。

庞龙等演唱的流行歌曲《两只蝴蝶》里，也出现了这种“不



秋天的女神——蝴蝶

（〔法〕多雷，油画）

秋之女神长着蝴蝶的翅膀，虽然美丽，却暗示她将在就要降临的冬天前陨亡，等待来春的复苏。

## 蝴蝶梦

解双飞罪”的爱情的爱。

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，  
亲爱的，你张张嘴，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，  
亲爱的，你跟我飞，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水，  
亲爱的，来跳个舞，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，  
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，飞越着红尘永相随，  
追逐你一生，爱恋无情悔，不辜负我的柔情你的美，  
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，飞越着红尘永相随，  
等到秋风起，秋叶落成堆，能陪你一起枯萎也无悔！

这依然是“常亿霜空并翅归，九死终无悔”，也就是创造性解读下的“不求天长地久，但愿曾经拥有”。



蝶与花

（中国斗彩花纹瓷罐，明代成化年间，现藏英国达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）

蝶与花为伴或相恋，是中外艺术常见的母题，寄寓爱与美的古老理想。

## 大理蝴蝶泉

云南大理的“蝴蝶泉”，从前每年农历四月十五日“蝴蝶会”，成千上万只蝴蝶都到泉边集会，交配繁育，一只只蝴蝶首尾衔接，形成一条条五彩缤纷的“蝶链”。白族青年男女在其四周欢歌赋